

清代学者张潮曾把人生分为三重境界:第一种是“从窗中看月”;第二种是“在庭院望月”;第三种是“站高台上玩月”。一个人所站的高度,思想的深度,决定了他的胸襟和气度。

1

遇事不争论

曾有人问:“争论有意义吗?”

有一条高赞回答说:“不管在什么情况下,争论都没有意义。没道理,就没资格争;有道理,更没必要争。”

彼此立场不同,所站高度不同,看问题的角度也会不同。若要事事争个明白,到头来往住不明白,还会把生活卷入消耗的漩涡。

胡适刚到北大时,和陈独秀、钱玄同等人一起创办《新青年》杂志。有时为了确定选题和排版,胡适能和大家讨论一整天。可遇到一些人抹黑自己的文章和人品时,哪怕言辞粗鄙,胡适也不置一词。

有人对他说,与其放任负面声音误导读者,不如在杂志上刊登一些反击的文章,驳斥他们。胡适听后却说:“不可,如此非但不可如愿,反而会将会杂志办成吵闹的骂街文学。”

他深知,自己和朋友讨论,是以文会友;与负面声音争论不休,赢了又如何?

卡耐基曾说:“在争论中获胜的唯一方式,就是避免争论。”不争不是妥协,而是止损。你想做的事,不会因别人赞成便得以成就,更不会因别人反对就穷途末路。不如将争论的时间,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,才会成就真正有价值的人生。

善柔者不辩,善胜者不争。为人处世,多做事,少争辩,才是云淡风轻的智慧。

2

遇难不回避

主持人白岩松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,他曾让自己的学生选出《道德经》里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。

结果,大多数人都选择了第二十三章里的这句:



遇事不争论

遇难不回避

遇错不责人

“飘风不终朝,骤雨不终日。”当生活的苦难劈头盖脸砸过来的时候,你会以为世界末日都到了。但当你咬牙承受,暗自努力,狂风骤雨过后,天空也会重新放晴。

之前,长沙外卖“小哥”姚志刚登上网络热搜。

虽说叫外卖“小哥”,但他的年纪已经51岁了。年轻时他做过3年的消防员,又在银行工作了23年,结果因一次创业失败,他赔上了全部家当。

年过半百,创业失败,陷入人生至暗时刻,姚志刚没有自怨自艾,而是很快重新振作起来,他换了一个新城市谋出路,一腔热情投入了新的工作。

曾为银行支行行长的他,西装革履,整天和存款、基金、保险打交道;现在一身黄制服、一辆小摩托、一

个送餐箱成了他的新标配。

刚开始,因为不熟悉地形经常跑错路,后来每次送餐,他都会记下商圈的位置,在脑海中预演各种路线。他还自制了一张取餐图,把附近的几百个商家都做好了标注。

入职的第一个月,姚志刚就送出1580单,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单王”。第四个月,他成为了配送站的站长。

回望这一路的经历,姚志刚说:“跌倒了不可怕,只要能爬起来就行了,人生不止一种定义,大不了重头再来。”

人生像是蹦极,从纵身一跃,再到自由落体,每一步都很难,都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耐心,但自始至终你都很确定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
天无绝人之路。生活仁慈的地方就在于,他会给懒惰逃避的人以借口,也永远会给自力更生的人以入口。

弱者抱怨,始终被困,强者崛起,终有出路。

3

遇错不责人

卡耐基一次参加一个演讲会,谁知他取出演讲稿刚读了几句,台下便发出了笑声,卡耐基才意识到,秘书给自己装错了演讲稿。

他让自己迅速平静下来,然后幽默地说:“演讲之前,我先跟大家开个玩笑,下面正式开始。”接下来,他凭借自身的储备侃侃而谈,化解了这次小危机。

演讲结束后,卡耐基只是以轻松的口吻对秘书说:“我今天原本要讲的是《如何摆脱忧郁创造和谐》,但读的却是一段如何让奶牛产奶的材料,不过,你使我自由发挥得更好。”

“唯宽可以容人,唯厚可以载物。”能容忍别人的过失,才能拓宽自己的心胸;装得下别人的过错,才能得到更多的爱戴。

责人不必苛尽,苛尽则众远。德行深厚的人,往往有海纳百川的胸怀,懂得在宽容中修炼自己。

电影《阿甘正传》里说,“人生是一个不断剔除的过程,慢慢知道重要的东西是什么,不重要的东西是什么。”当一个人见过高山大海,眼前的是非便渺如尘土。别人的过错,眼下的得失、当前的困难,无一不是磨砺自己心性的基石。

为人处世,多行动,多谅解,生活的所有苦难,总有一天会变成鲜花与掌声。

来源:人民网

向阳而生
逐光而行

《长大》是作家殷健灵的个人自传体成长小说,也是一部坦诚的女孩成长史。作者用温婉细腻的笔触,刻画少女微妙复杂的心理。品读这本书,时不时地会迎面撞上自己的青春,在与殷健灵的对话中,我也真切地体会到了青春里的那些迷惘和悸动,还有努力向阳生长的勇敢和自信。

“她几乎是不加遮掩地摊开了十几年成长路途上的每一处关节、每一片湿地,花丛与草丛。”作家梅子涵如是评价《长大》。诚然,在这本书中,作者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剖白,犹如少女日记般叙述得坦白与真切。她关注自己身高和体重的变化,她坦然地迎接了自己的月经初潮。少女对自身形象的关注不仅仅停留在身体变化上,她们还会向内探索心理成长的轨迹。

成年人往往会把孩子想象成温馨的、纯净无瑕的花朵,其实,有时候,孩子的行为也会同大人一样,并无二致。就像遇到喜欢的老师,她会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乖巧的孩子,会守在慕容老师的家门口,为她献上一朵美丽的小花;当老师关注倾向于同班同学巫涛时,她会滋生嫉妒。多年以后,她懊悔自己不该过早地卷入与成人世界相仿的是是非非。

作者并没有完全陷在自己的世界里,她还向外探索,触及青春里来来往往的人们。“少女之盟”会让青春的裙摆迎风飘扬,咏儿是“我”的挚友和闺蜜,她陪“我”走过了漫长的少女时代。殷健灵还塑造了早熟的冯晓君、大胆前卫的乔尔,与朴素纯净的“我”形成强烈的反差,也正因为书写她们,《长大》才脱离了审美狭隘,阐释了“真便是美”。

在殷健灵绘制的男孩画卷中,斑斓的颜色也给了同龄的男孩,他们的身体内似乎蛰伏着某种因子,促使他

们总是不停地给少女制造麻烦。有着一双狡黠目光的徐兵,他总是捉弄少女,让她心生畏惧。可正是这个让她恐惧的男孩,竟然在她的铅笔上刻下了“我、爱、你!”也许这是一种恶作剧式的“青苹果之恋”,但她最终将秘密深埋心底,连同少女的羞涩。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,作者也在思考与同龄异性的相处之道,于是她说:“有些男孩是温顺的;有些男孩是桀骜不驯的,仿佛头上长了角,去冲撞一切可以冲撞的人。”

在少女成长的过程中,殷健灵似乎更加偏爱年长的女性。慕容老师是她心上的牵挂、精神的支柱,就像书中所述:“某个初冬的晚上,坐在寒意袭人的窗前,用手遮着,小心翼翼地描摹慕容老师的画像,把这当作一件虔诚的事情。”年长女性的成熟与阅历,就像一面镜子,“精神方面引起共鸣的喜悦”,也让她得以确认自我,塑造自我。

在殷健灵的创作中,少女对年长异性的精神迷恋是纯美的,也能把握好彼此之间的尺度。就像她在书中所说,她仔细揣摩老师的一颦一笑、一举一动。他的一个细微的眼神,一个不经意的姿态,在她看来都散发着成熟的魅力。哪怕是各种各样忐忑的心绪密密匝匝地生长,这样的崇拜和敬爱,也仅限于心理上的向往和精神上的沟通了。

每个人都会经历青春这段苦乐交织、色彩斑斓的岁月,殷健灵书写了独属于她的故事,但实际上,也属于所有孩子——跌跌撞撞的成长过程中,像小说中的“我”那样,一直在艰难地追寻,又努力地向向前飞翔。青春里的那些泥淖磕绊的阵痛和烦恼,长大后,都成了云雾风清的坦然。

全 笈

